



太湖（亚君提供）



鼋头渚（亚君提供）



西湖花港观鱼（亚君提供）

那一年，我们一起去旅行

应化 12 胡丽娟

上海

大三的暑假，我们去上海试剂总厂实习。一路上过黄河，跨长江，虽有兴奋，但更多的是疲惫：毕竟在火车上呆的时间太久了，有三十多个小时吧？同学们还记得陈有权的绝活不？他把头枕在座椅上，腿脚搭在对面的座椅上，身体悬空在两椅之间，竟然可以睡得无比香甜，就连同学们吵吵嚷嚷地拥到窗边看黄河、长江，都不能吵醒他。简直太令人佩服啦！

一下火车，热浪扑面而来，同学们对南方湿热的气候显然不适应，甚至有同学跟老师说咱们还是回北京实习吧！这显然不现实。然后我们就住到了华师大，立马见识了上海的蚊子，那无所不在的、咬人特狠的蚊子啊，把大家折腾得无计可施，只好躲在蚊帐里不出来。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宿舍的纱窗竟然都是拳头大小的网眼，显然不是挡蚊子的！同学们的结论是：上海的蚊子欺生，专咬咱们外地人！

当然，在上海也有美好的记忆。孙英同学会讲上海话，领着我们几个女生逛了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外滩、城隍庙，好象还去过某（几？）个公园。全班同学还坐船去金山看了长江入海口，看到了黄、蓝分明的江、海分界线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！男同学好象还跟厂里的青工踢过足球，我印象中只剩下上海人都特瘦，腿特细。哈哈！

还有，在厂里的食堂打饭，惊讶地发现上海人的菜可以要半份儿！于是我们每次都打两个半份儿的菜，权作每顿吃两个菜吧！商店里的糕点，竟然也可以只买半两——这



要在我们东北，还不得被人笑话死！

不过，在上海呆的时间虽然不短（有六周吧？），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实习，所以玩儿得地方并不多。当实习将要结束时，同学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：去哪里旅游一下呢？

组队

老爸赞助了 2 0 0 块钱，我特别想在南方玩儿一圈。经过与同学们广泛的接触和讨论，我们五个人终于组成了一个小队：亚君、晴辉、赤榕、世哲，和我。旅行的计划是：先到杭州，然后一路北上，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黄山，黄山下来再回到南京，然后回北京。同学们每人交给我几十块钱，由我掌控大家一路的伙食安排。一切准备活动就绪，实习结束的当晚我们就出发了。到了黄浦江码头，情况却有了变化：杭州湾有大风，船不能出发。可我们又不能继续呆在上海：住哪里呢？经过紧急讨论，发现去苏州的船没有停发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去苏州。

苏州

我们五人经过一晚上的航行，第二天清早到达苏州。苏州给我的印象相当好，人没有那么多，到处又都是干干净净，园林个个小巧玲珑，真正是小家碧玉。我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，为的是一天把苏州游完，不必到处找旅馆了。其实苏州园林的韵味，是要慢慢欣赏和体会的，而我们如此匆忙，不过是看了个皮毛而已。拙政园、狮子林、留园……，最后到达郊外的虎丘山时已是傍晚，那里已经没有什么游人了，所以我们五人在那里尽情地跑呀、叫呀，非常尽兴！

无锡

晚上我们上了火车，很快就抵达无锡，住到了刘芳家里。我和亚君跟刘芳睡一张大床，男生怎么安排的不记得了。第二天早上刘芳母亲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特别可口的早餐，大米粥、包子还有好几样小菜，然后我们就出去玩儿了。

太湖好大啊！波涛汹涌，很有大海的味道。我们坐在湖边的大石头上，边欣赏无边的湖水边聊天。那时候湖上没有什么游客，天上的白云倒映在湖水里，还有远处的山影，煞是好看。

我们还游览了蠡园和锡惠公园、寄畅园。对无锡的印象不是很深，倒是曹妈妈和刘芳的热情招待记忆犹新。

杭州

无锡玩儿了一天，我们又坐夜车直奔杭州——我们多数时候夜间出行，既省了住宿费用，又节省了时间，因为白天可以玩一个整天。

到了杭州，我们都住到了美丽的浙大：我和亚君住她同学的宿舍，男生住在晴辉同学的宿舍。白天我们先去玩了西湖，沿着湖边转了一整天。神话般的西湖果然名不虚传，她不仅有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，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，随便一个亭、一条长廊，都会



龙井茶树（亚君提供）



飞来峰（亚君提供）

有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传说。西湖十景“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、柳浪闻莺、雷峰西照、南屏晚钟、花港观鱼、苏堤春晓、双峰插云”我们应该是玩儿了不少。瞧瞧这些景点的名字取的，透着那么有文化。最近西湖申请文化遗产，好象有些欧美人很不以为然，说他们那里比这还美的湖有的是。可是他们的湖有咱们的西湖有文化吗？我记得我的日记本上抄了好几页历代名人的题词、门廊上的对联什么的，可惜日记本找不到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去了飞来峰和灵隐寺。因为是山区，走了很多路，爬了很多山，大家从灵隐寺出来都很累了，于是决定找家餐馆吃饭。不是说过我掌管吃饭的大权吗？我看到灵隐寺旁边有一家“全素斋”，就决定去那里吃。可是三个男生不干了，说要吃肉。我为了省钱，坚决不批准，最后还是吃了“全素斋”。我觉得那素鸡、素鹅的很好吃啊，可三个男生老大不高兴，特别是世哲，脸都拉下来了。呵呵。这大概为我们五人后来分道扬镳成两路埋下了伏笔。

第三天，我们去了“九溪十八涧”。那是我们玩儿得最愉快的一天，因为问过很多杭州本地人，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景点，可想而知我们不会碰上多少游人。我们背着面包和水，沿着一条条小溪，一路说笑地上山。中午休息时我们就坐在小溪旁吃饭，还脱了鞋子下到小溪里玩水，别提多舒服了。

一路上山上到顶，赫然就是大名鼎鼎的“龙井村”！我们进到茶农家里，看他们亲手炒制龙井茶，记得每人都买了些以孝敬家里的老人吧！下山时好象在六和塔又停了停，还不辞辛劳地一直爬到塔顶。塔内因为光线不足，很黑；再加上游人稀少（现在恐怕不会有游人稀少的情况了吧？还不得到处都是人啊），配上那吱吱作响的楼梯声，还真有些吓人呢！但是爬到塔顶后从瞭望孔往外看，又觉得豁然开朗，很有一种成就感呢！

晚上回到宿舍，我们先到了男生那边，讨论第二天早晨怎样集合出发去南京。晴辉的同学极力鼓动我们去普陀山玩儿，说既然都这么近了，不去普陀山有点儿可惜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可真能忽悠，直忽悠得我和亚君动了心。但是世哲坚决不干，说他既没有这笔多出来的钱，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了——也许更主要的原因是跟我们一起玩吃不上肉，



溪边午餐（亚君提供）

呵呵。晴辉和赤榕被夹在中间，很为难。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：晴辉加入我和亚君去普陀山，赤榕陪世哲按原计划北上南京。至此，我们五人小队就解散了，而我们三人就多出了好多故事。

说个好玩儿的事儿。住浙大宿舍，我和亚君第一天就发现很多暖瓶没有瓶塞儿。问何故，答曰凡木头瓶塞儿皆被老鼠偷走。啊，这里的老鼠这么厉害呀？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。再答，所有的零食必须装在金属桶里，还要盖紧盖子，否则一定会被老鼠偷光。哇，如此了得呀！我们俩不由得惊叫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某天傍晚我和亚君提着两个暖瓶下楼去打水，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在我们俩前边下楼。只见它不慌不忙，扭着圆滚滚的PG，一步一级地往下走，全然不管后边有很多人跟着它！真把我们俩给镇住了。我直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它下楼的样子，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！上海的蚊子牛，浙大的老鼠更牛！

宁波

我们三人当晚就到了杭州火车站，准备乘夜车到宁波。但是不幸只买到了凌晨出发的慢车票，在火车站很是熬了好几个小时呢！第二天上午到了宁波后马上赶到码头买去普陀山的船票。没想到当天的船票全卖光了，我们只买到了第二天的。这样，我们必须得找个住的地方。三人找了条繁华的大街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看见旅馆就进去问有没有房间。结果走了有两个小时吧，不是客满就是太贵，把我们给愁的。最后，走进一家“人民旅馆”，我看到前厅有一个长沙发，于是对他们俩说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如果这里再住不成，我就在这沙发上过夜了！前厅接待我们的是个挺慈祥的老头，他说看你们累得这个样子，虽然我这里没房间，但是你们可以去东海舰队招待所去看看，他们很可能有，然后还热心地告诉我们如何去那里。我们又鼓起了勇气继续走。到了地方，人家还真有房间，还不贵。我和亚君住一间，有两张硬板床，被褥蛮干净的，还有蚊帐和吊扇，还有澡堂可以洗澡，还去他们的食堂吃饭—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



普陀山全景图



在普陀山第一次下海（亚君提供）

安顿好住处，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消磨，于是就遛达到了海边，吹着凉爽的海风，过了一个相对悠闲的傍晚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食堂吃过了早餐，又买了些馒头和咸菜背着（我特能省钱吧），到码头登船前往普陀山。

普陀山

到普陀山后一下船，就有很多家庭旅馆的人来拉客人。有一个女人盯上了我们，一个劲儿地推销她家的旅馆如何如何好。因为晴辉的同学叮嘱我们，一上岛就要买好回程的船票，否则被困在岛上回不来就惨了。于是我们问她能不能代买回程的船票，她说没问题，她儿子可以帮我们买票，我们只管放心地玩儿就好了。于是我们就跟这个女人去她家。

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，转圈的房子围成了一个天井，还有院门。房子是二层小楼，楼梯在外边。底下一层是各家的厨房和储藏间，上边一层是卧室。他们本地人把床支在院子里睡，而把自己家的卧室腾出来招游人来住——是个赚钱的好主意哈！平心而论，房间的条件相对于我们出的价钱还是不错的，都有蚊帐和风扇。就是等我们要住时出了个小插曲：他们家有一大一小两张床，女主人说让我和亚君住大床，晴辉住小床。晴辉一听要和我们共用一屋，坚决不干。可是天色将晚，再重新安排住处已不太可能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家男主人马上和邻居家协调，终于从另一家调过来一个女生，而晴辉去和那家的男生做室友了——呵呵，那个年代的同学们，多么纯洁啊！

然后我们就转到海边，吃着宁波带来的馒头咸菜，伴着阵阵的海风，一边聊着天，一边从一块大石头上跳到另一块大石头上玩儿着（普陀山的海边和别处不太一样，并不都是沙滩。有很多地方是怪石嶙峋，也挺好玩儿的），好象也没看日落就回去休息了——因为我们有看日出的计划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岛上东逛西逛地玩儿了一整天，把能去的景点都去过了，还去百步



金沙滩游了泳——本来我们都没有带泳装，可是觉得在那么好的沙滩不下海有点儿可惜。所以我们就租了泳装在海里很是玩儿了一气，挺过瘾的。其间我被一股回流给带离了海岸，吓得够呛，还是晴辉一把揪住了我呢！在岛上我们看到很多虔诚的信徒磕长头，就连上山的路他们也是一步一磕头地往上爬，让我们很是动容。路过码头的时候看到我们房东的儿子果然在排队买船票，所以我们就更放心大胆地玩儿了。

普陀山的彩色照片因为胶卷没有装好，什么都没有拍上。这张旅游图应当是在前一卷胶卷的尾巴上，所以得以幸存。

我在普陀山才知道原来他们俩老家都在山东，对海鲜有着“疯狂”的热爱，所以晚上他们就要求下馆子、吃海鲜。我也不能总要求大家吃馒头咸菜吧，于是欣然同意。他们两个点了好多海鲜，包括螃蟹。在等菜的时候，有个小伙子走过来，说他是海军，北京人。因为听我们也象是从北京来的，所以看在老乡的情份上提醒我们：最好不要吃螃蟹。因为万一螃蟹不新鲜，吃坏肚子是很难过的。这时候有一盘炒蛏子上来了，非常好吃。于是我们跟店家说他的螃蟹上得太慢，我们不要了，给换成这个怪子吧！那一顿吃得太美了！

吃完晚饭，我们又来到一处庙宇，却见人山人海，到处是一片诵经的声音。往往我们转过一个墙角，突然一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能把我们吓一大跳。问了好几个人，才搞清楚原来那天是地藏王的生日，岛上正在做法事呢——这可真是巧了。于是我们看了一场正宗的佛教法事活动。

对了，那一天的游玩中，我发现一侧的身体（从大腿到胳膊）起了一串大红包，非常痒。开始还怕是什么海鲜过敏，后来突然醒悟一定是房东家床上有跳蚤！因为包是一大串，还都在挨着床的那一侧。不明白为什么亚君没挨咬，一定是我的血特别甜——倒霉吧！好在带有风油精，再加上玩儿高兴了就把痒给忘了。

第二天是十点多的船票，我们计划起个大早去看海上日出，然后再收拾东西上船。所以我们一大早起床后就往海边赶，没想到正碰上出早海的渔民返航，海边热闹得像个大市场，渔民使劲推销他们刚刚捕回的海鲜。他们俩立刻走不动了，晴辉马上跑过去问螃蟹的价钱，好象才几角钱一斤。于是他们俩就磨我，一定要我同意买螃蟹，说这绝对是新鲜螃蟹（还活的嘛），又这么便宜。我很犹豫，因为如果去买螃蟹，我们就看不成日出了。可他们俩说宁可不看日出，也要吃螃蟹！我一看再不同意，我可就成他们俩的公敌了，只好舍了看日出，跟他们去买螃蟹了。他们俩高兴的呦，一下子买了六只大螃蟹！也不能生吃啊，于是就提着螃蟹回到房东家，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把螃蟹蒸熟。他们马上说没问题，还不另收钱。于是我们就在房东家啃螃蟹，他们俩还教我这“旱”鸭子如何啃。唉，那新鲜螃蟹可真好吃啊，不怪他们俩宁可不看日出也要买螃蟹来吃！可是我们每人啃完一只大螃蟹，时间已经有点儿晚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船了。于是我们把剩下的三只螃蟹装到塑料袋里，拎上了船。怕螃蟹在闷热的船舱里会变质，我们特意把袋子吊在了窗户外边。

我因为从小就有晕车的毛病，担心自己也会晕船，所以上船就吃了药，然后就昏睡。



南京长江大桥



天都峰顶（亚君提供）



黄山迎客松

中午时他们俩叫醒我问我吃不吃午餐，我说不吃。他们俩就拿着螃蟹去餐厅了。然后他们给我带了一些蛏子回来，我还是想睡，所以也没吃，就又把蛏子挂窗外了。

等到下午到了宁波，他们俩就有些不舒服。好歹我们又上了回杭州的慢车，因为不是始发站，我们没有座位。车上有很多提着大包小裹的农民，晴辉决定向几个带大包的农民发难。他问他们：你们的票呢？农民让他看。他说：你们的是站票，没有座位。农民说，早都过了始发站了，谁还对号？晴辉说，有些票是全程对号的，比方说我们仨的票，所以你们得起来让给我们。农民说没听说有这样的票啊？晴辉说要不要找列车员来问问？农民说不用不用，就坐自己大包上把座位让给我们了。我们心里挺不好意思的，这样欺负人，可实在是腿发软，站不住啊！再说，他们的大包好象装的是棉花，坐上边看起来还算舒服，心里的负疚感才不那么强烈。

到了杭州应当已经是快半夜了，我们都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但根本没有食欲，只想赶快洗澡躺下来睡觉。第二天一起床，我们仨竟然又都活蹦乱跳了。由于去南京的票是再下一天的，我们可以再在杭州玩儿一天。我们仨决定去西湖划船。呵呵，我们划着船在西湖逛了一整天，划到“三潭印月”时还轮流从船上爬到那三个“坛”子上拍照留影，真是把西湖玩儿了个透！那时候不懂要涂防晒霜的，第二天我们动身去南京时，发现每人都给晒坏了，特别是脸上、胳膊上一片一片地脱皮，很难受！

南京

告别了美丽的杭州西湖，我们到了南京。我和亚君住在她伯父家里，晴辉也有亲戚家住。南京我们只有一天停留。我们先逛了夫子庙、雨花台，又拜访了中山陵，还在南京长江大桥留过影，好象没有来得及逛莫愁湖。对南京的感觉挺不错的，高大的梧桐树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，让人觉得有一种帝王的霸气。中山陵也是高大、雄伟，光是那些台阶就很让我们爬了一阵子呢！

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南京，向黄山进发。



雨中的怪石



三人攀莲花峰途中

黄山

我们从南京乘火车到安徽歙县，然后乘长途汽车上黄山。在黄山脚下我第一次吃到了猕猴桃，感觉盛名之下，其实难符啊！

为了省时间，我们决定不在山底下住，直接开始爬山，然后到山顶再住。花五块钱雇了个挑夫把我们的行李带往山上，我们就奔黄山第一险峰“天都峰”而去了。

黄山号称有四大奇景：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瀑布。我们一路上山，对照旅游图认那些怪石，各个都有很文化的名字，什么“苏武牧羊”之类的（不好意思，就记住了这一个）。身旁常有挑夫挑着各种东西上山，对他们真是佩服有加。我们几乎是空手爬山，还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而他们有人还挑着铺路的石头，走得还比我们快。不过我们三个书生也不错，一口气登上了天都峰顶。

过“鲫鱼背”时有了点儿小麻烦：那个鱼背太窄了（只有一米宽），两边都是万丈深渊。我记得当年那里两侧并没有扶手，要是一不小心掉下山去，可就是万劫不复啊！亚君恐高，怎么也过不去了。我和晴辉一个在这头、一个在那头，猛鼓励她“一直往前走，不要朝两边看”，折腾了老半天，总算是过去了。我其实比晴辉还大胆，到那个什么“飞来石”的地方，靠深渊的一侧小路恐怕也只是一米宽吧，他们俩都从里侧走，就我从外侧走过，还东张西望的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我觉得一米够宽了，还有一条锁链拦着，不可能掉下去的。体操运动员的平衡木才十分之一米而已——我够傻大胆儿吧？

我们在山顶住到了北海宾馆，门前有一棵巨古老的“迎客松”，好象是黄山奇松的一个代表，经常出现在各种风景明信片上的。吃完晚饭，站在宾馆门前，可以看到翻腾的云海就在脚下，真的像大海一样！

噢，对了，当年旅游回家后，把这张照片给我的发小看，她说怎么好像江姐要英勇就义似的，把我给乐够呛。

我们租了棉大衣，准备第二天早晨看日出时穿——那棉大衣潮得都可以攥出水来！我们住的是上、下两层的大通铺，一屋子住好几十号人。女生这边晚上还发生了点儿小

插曲。一伙儿上海女人白天已经看过了日出，是下山的路上住在这里的，所以她们不用起早，就聚集在上铺打牌。虽说她们并不大呼小叫的，但是毕竟有声音，而且还不关灯。所以另有一些要看日出的人要求她们熄灯睡觉，而她们不干，然后就吵起来了。吵着吵着，这边的一个人就“呼”地一下跳起来把灯给关了，上海女人不甘示弱，又“啪”地一下把灯给开了。开开、关关地反复了好几次，上海女人就激起了众怒。她们见势不妙才偃旗息鼓了。

第二天我们起大早上“光明顶”看日出。无奈天公不作美，阴天不说，还下起了小雨，所以给我们的黄山行留下了小小的遗憾。

然后我们就又向黄山第一高峰“莲花峰”进发，一路也是看石头、看云和看松，按下不表，不过找到了两张照片。

看见照片才又想起一块石头的名字：妙笔生花。

从莲花峰下来，我们仨腿这个疼啊，走路都不会打弯儿了，只好在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住了一晚。进旅馆门的时候，我们都快要迈不过那个小小的门槛了，呵呵。

古人徐霞客说，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，信哉，此言。

后记

我们200块钱游了这么一大圈儿，怎么样，值吧？

回来后五个人在十二号楼的暗室里洗我们的黑白照片，配药水呀、调焦距呀，忙了个不亦乐乎，又是一大乐趣。

有点儿小小的遗憾：我自己保留的这次旅游的照片，由于多次搬家，大部分遗失了；亚君提供了不少；赤榕的也找不到了；而晴辉和世哲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，也不知他们现在何方。如果再多贴一些我们的合影，游记当会更加精彩。

记得什么人说过，旅游其实游的不是景，而是人。如果游伴有趣，再无趣的地方也能玩儿得很高兴。从我们那次旅游到现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真觉得这话有些道理。我对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记得很多，而对所见过的景色却非常模糊了。

胡丽娟，1989年清华大学化学硕士，1997年美国Ohio University化学博士。现在德国西门子（美国）任高级软件工程师。